

罗兰自传

风雨归舟

岁月沉沙三部曲·第三部



◎「台湾」
风雨南



海天出版社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台湾) 张南 著
自传体散文

风雨归舟

· 岁月沉沙第三部

海天出版社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归舟:岁月沉沙第三部 / (台)罗兰著,深圳:海天出版社,1998.9

ISBN 7-80615-783-2

I. 风… II. 罗… III. 散文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责任编辑 薛亮 陈邢准 张曼

封面设计 黄炯青

责任技编 王颖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

邮编:518026

印刷者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 8.125

字数 160(千)

版次 1998年9月第1版

印次 1998年9月第1次

印数 30000册

总定价 36.00元(三册)

图字 19-1997-064号

版权所有·翻版必究·©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出版

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——献给读者

1990年7月,台北天气酷热,住处楼上又在整修房屋,竟日尘土飞扬,噪音盈耳。不得已,只得向中央图书馆申请了一个研究小间,一方面避开尘嚣,一方面想让我对自己这生命的长程,做一次感性的回顾。

我这趟生命的列车,已经在这世界上奔驰很久了。我不想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沿着这生命末梢随风而逝。并不是我要留恋这世界,我只是想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生命旅途上,都看到了一些什么,和它们究竟都代表着什么意义?

在中央图书馆,我用了三个月时间,从自己出生那一天的《大公报》开始,细读自20年代到晚近的各种相关史料,我所致力寻访的,全是自个曾经从旁走过,却又全是当时幼小或年少的自己所不曾了解的一些路程,它们笼罩我,影响我,塑造我,考验磨炼我,也

培育我。而我这三个月在“研究小间”，借着报刊书籍上的文字记载所做的生涯回顾，可以说是让我把一生所经过的路程，从头再走了一遍。

离开了“研究小间”，我开始沉下心来，用刚刚回去检视过这趟旅程的、崭新而澄澈的心情，着手写这部题名《岁月沉沙》的书，写这样一个渺小的我，如何走过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。

那是 1990 年 9 月，我开始写下这部书的第一篇——〈大宅巡礼〉，想要带读者回去看看我那记录着历史轨迹的老家。

也要感谢 1987 年的与内地恢复来往。那以后的五年之内，我往返内地十趟。它不仅让我认识现在的故土，也给了我具体的可能性，去找回我 29 岁以前的脚步，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，把那悲喜交集、一言难尽的感慨，通过实际的了解和具体的回顾，来做一次由衷的表达。

今天，是 1995 年 4 月 27 日了。

我从《蓟运河畔》写到独自飘洋来到台湾之后的《苍茫云海》；归结为能在有生之年，回到故土去寻寻觅觅的《风雨归舟》。

写这样一个中国人的生涯回顾，用了将近五年的

时间。我实在已经很累。所幸，我总算把握住这段时间，让自己有机会回溯到生命的源头，用惆怅而又安恬的心情，认真地“再活了一次”。

现在，当我搁下这枝为我用惯的笔，靠向椅背，面对满室空寂，仍仿佛听到远远传来岁月的涛声，带着沉雄的回响，向我叙述它们的感慨，告诉我时间的去处，宇宙的辽阔，与个人生命的渺小与苍凉。

让我就此把感慨化作欣慰，把这部《岁月沉沙》献给爱护我的读者。

“海上风涛阔，扁舟好自持”，是我当年只身来台时，面对茫茫大海，惆怅凄惘而又对前途充满憧憬的心情自况。其实，它也是每个人在人海风涛中奋勇航行时，所共有的心情，个人所能做到的，也许只是为自己好好掌舵，认识这航程，记录这航程，以便自己不虚此行吧？

1995年4月27日 于台北

目 录

序曲

- 一、感情化冰先是痛…………… 3
- 二、问君能有几多愁…………… 10
- 三、天才中国…………… 15

一九八八风貌

- 四、宁要安稳不要钱…………… 21
- 五、大陆的“热门话题”…………… 29
- 六、咬“文”嚼“字”看大陆…………… 38

我是归人

- 七、四十年来家国…………… 47
- 八、故土梦重归…………… 54
- 九、为何不回家?…………… 60
- 十、坎坷岁月，一世浮沉…………… 67
- 十一、杂乱生途长短调…………… 74
- 十二、海河的水，慢慢流…………… 81
- 十三、你看那树!…………… 88
- 十四、长风万里，一睹关山…………… 92
- 十五、我这“台胞”…………… 99
- 十六、北戴河的日子…………… 106
- 十七、萍踪偶聚，长幼有序…………… 113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八、明日水村烟岸 | 119 |
| 十九、天津夜，好风似水 | 126 |

我是过客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、蚂蚁爱国 | 137 |
| 二十一、人民大会堂开会小记 | 142 |
| 二十二、“海”阔“天”空出版社 | 149 |
| 二十三、海内存知己 | 154 |
| 二十四、野风呼啸过关东 | 160 |
| 二十五、东北行 | 167 |
| 二十六、我的舅父 | 173 |
| 二十七、不甘认输 | 181 |
| 二十八、一拐弯就到 | 185 |
| 二十九、这样一种徒劳 | 189 |
| 三十、这样一种挥霍 | 193 |
| 三十一、时光隧道小时候 | 196 |
| 三十二、一生的李伯大梦 | 203 |
| 三十三、万里关山 | 206 |
| 附：献 | 211 |
| 是否 | 213 |
| 三十四、回首金铜桥 | 215 |

溯源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五、不朽的蓟运河 | 223 |
| 三十六、岁月沉沙 | 232 |

序 曲

一、感情化冰先是痛

从1987年到1988年，居住在台湾的人们，经过了变化最多、变化幅度最大的一年。

在这一年之间，各种禁令的相继解除，使人们的心情焕发出多年以来所未曾有的异彩。我们从战战兢兢过险桥的心情中走过来，对前途得到了初步的肯定。回顾这半个世纪以上的难苦行程，却是不由得有点痛定思痛而感慨莫名。

我说半个世纪以上，是包括了从30年代走过来的这一代人们一生的岁月。他们挟带着民国二十年以前的内战与北伐的历史遗痕，从民国二十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算起，是他们读初中、高中或大学的年龄。国仇家恨已经掺入了他们年轻的呼声，颠沛流离已经从他们的脚下开始。

那首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唱的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的歌，所描写的正是“长城外面”，东北同胞的故乡。他们从那一年、那一天，敌人打到了他们的村的开始，就被迫经历了歌词中所说的“失去了我的田舍、家人和牛羊”的大迁徙。那是“九一八”，日人大举侵华的第一站。

从那一年、那一天，他们就要为了大爱与大恨，忍痛冻结了自己个人的感情。要抛弃的岂止是“田舍、家人和牛羊”？他们必须要训练自己，冻结各种私人的爱恨、离别与割舍，感情上的坚与忍，早早的就成为他们对自己最凌厉的

要求。

战乱与国仇，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离乡背井，不得不面对投笔从戎。拜别爹娘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心情是慷慨赴义，而不是儿女情长。他们的年龄在战火与离别中增长。他们的岁月里，写满了抛弃与割舍。他们的日记里，写满了对自己的鞭策：

“你爱你的父母、兄弟姊妹，因而舍不得他们吗？不，你要和他们分开！无论你是被迫或自愿。”

“你爱你的爱情吗？不，你要和他分开，无论你是被迫或自愿。”

“你要婚姻吗？不，你爱的不一定能属于你；你拥有了他，你不一定能给他幸福，无论你是被迫或自愿。你们的小小炉灶没有安全与安定。也许在某一次流离中，你们永远不再相见了；也许你到了天南，他到了地北，再相见时也不是原来的你和他了。”

“也许，你们的孩子在大家抢登某一班挤得不堪负荷的列车时，被遗落在车站上了。也许，被遗落的是你的妻子或丈夫。”

“你已一脚踏入了那使你今后可以青云直上的校门了吗？对不起，你要让一让。战争来了，学校在炮火下碎成齏粉，你的学业前途之梦，也就碎成齏粉。你只能对自己说，梦碎的代价是，你奔赴了一个令你觉得自己更崇高、更神圣的理想。”

“你的父母年迈体衰，他们曾经那么爱你、照顾你，对你寄以厚望。你曾对自己发誓说：‘我一定要孝顺他们，奉

养他们。’你做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为了奔赴一个更崇高的理想，你要为国家献身，为民族效命。于是，那年迈父母倚闾目送你远行的一个镜头，就永远在那里‘定格’。”

“你曾想念过他们吗？在长长的岁月里，你曾为自己的不孝而不安过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，似乎没有，大概没有。……你不敢肯定，不敢深入反省。你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，你不想追问自己。也许，在梦中，你曾哭泣。但醒来之后，你活在更清明的理智监督之下，你不去想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感情之中。”

“你努力让自己豁达，你看轻这一切人间世的苦乐。你把一切个人的悲欢看作毫末，你承认人很渺小，于是，学业、事业、爱情、婚姻、父母子女的亲情，当然都更微不足道，更是沙尘。于是，你活得开朗而坚毅。”

“你是这样的善于克制自己，你只要不让自己悲伤，就可以不悲伤；你不让自己怀念，就可以不怀念；你不让自己牵恋，就可以不牵恋。”

……

从民初到 50 年代的炮火，每次行动的纲领或许有所不同，颠沛流离的滋味却是没有两样；渡海来台时的背景即使每人不尽相同，一个海峡的彻底隔绝，却是没有两样。所隔绝的，在一切现实的意义之外，对“人”来说，不是别的，而是“感情”。

这一代人们，无论他是在海峡的哪一岸，在一生的岁月里，所努力以赴的，是救国与建国；而在这慷慨悲歌的漫长生途之中，他们所拼命围堵的，却是个人的感情。他们必须

把一切的割舍视为寻常，必须对一切的牵恋视若无睹。否则，他们活不下去。

这一代，从 30 年代走过来的这一代，活得堂堂正正。他们练就了钢筋铁骨，对一切的柔情，都可以有“一跺脚，不顾而去”的坚决。战争让他们必须如此；现实让他们必须如此。

这么长时期的战乱播迁，这么长远的流离失散，证明了很多事。而其中最严肃的一项证明却是：这一代的人是用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方法，在一面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奋斗，一面为自己的感情拼命地筑堤。

筑堤是为了防堵感情的溢出。他们知道，如果感情泛滥，会使他们无法抵御，日子将会过得不堪想像。

我是其中之一。

忽然想起陆游笔下的“一个飘零身世，十分冷淡心肠”，颇似我多年来心情的写照。“飘零身世”的副作用原来就是如此。离别与割舍经历多了，形成了“十分冷淡心肠”。这历程，起初是禁不起折磨而痛苦；后来是了悟到“你必须让自己经得起折磨”而坚强。那么，与其“有情”而痛苦，不如“无情”而淡然吧！

多年来，我只敢看苏、辛、陆、朱等词家清旷的作品。他们帮我超然，助我摆脱。“超然”于人间感情之上；“摆脱”人际感情的牵恋——既然无法付出，就让自己多提炼出一份力量，“独往独来”吧！

把太多情的诗句封锁起来，就不会为那“一簇烟村，数行霜树”的故园景色去无谓的伤怀了。

1987年9月，政府说，可以回大陆探亲了。

年轻人是抢着要替长辈去，老兵们是老泪纵横地试着去。而一般说来，长一辈人们的反应是相当沉默。

文艺界年长的朋友，也大部分反应淡然，极少人从正面对这件事发表意见。报纸副刊上，一星半点，有几个声音，大部分所刊出的文章却都在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环绕着一个应该触及的问题，在它的周围轻描淡写地转。

这表面上的漠不关心，使你要在那偶然迸发出来的一言半语间去寻索，才可以找到这坚固堤防背后的涛声。

春节期间，《联合副刊》上刊出两篇关于过年的文章，却都是海外作家的。王鼎钧先生写的是几位海外华侨在宣誓归化美国的前夕，长歌代哭。

思果先生写的是《我们过很多年》，其实是什么也没过。我在这天是“爬格子”，写了一篇并不想发表的感想，题目叫《不该给自己安排那么多的年》。

国内作家的对海峡两岸的感情，一向表达得比海外作家要谨慎。没想到在解禁这件事情上，也仍然是海外作家先透露了一点抽象的心声。大家同样在围绕着一个应该触及的主题，轻描淡写地转，而唯一道出的讯息是，“我们的感情也在解禁”。至少，大除夕，报纸副刊，居然也忘记禁止说感伤的话了。

感伤是一种真情。它能不能流露？什么时候流露？怎样流露？在习惯了努力为自己家国之思的感情筑堤的人们来说，成为一个新的考验——能流露吗？感情是真的冻结了吗？如果堤防撤除，会不会泛滥成灾呢？

被挤压成一大片厚厚的冰层的感情之流，万一化开的时候，会不会痛？我知道，在北国寒冬里，冻得快要坏死的手脚，恢复知觉的时候，是很痛的。

也许，我们需要时间，时间给我们的答案将是肯定的。在目前，我只觉得日子忽然变得很温柔。

冬末春初，细雨微霁的天气，我偶尔会坐在书桌前，重新为少年时所爱读的某些诗句感动，它们不再只是那“飘飘我是孤飞雁”的疏淡萧条；所重拾的却也不仅是柳永的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让我回到一个能够动用感情的、故国式的别离；或敢去想像那“霜风凄紧，关河冻落”，“潇潇暮雨洒江天”的寂寞关山。

也不仅是在欧阳修的“买花载酒长安市，又争似，家山见桃李，不枉东风吹客泪”，让我有放胆念旧怀古的心情，敢在幽思中去拥有一个应该属于我的“长安”。

就连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的闲情，也不再令我感到“今世何世，你还如此逍遥？”而想到自己在这穷毕生之力所修筑的感情堤防背后，也可以向故国家人亲友们说一声“别来将谓不牵情，万转千回思想过”了。

一位抢先代表长辈跑回大陆看过回来的年轻朋友，曾很直率地批评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的越起不前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‘自绑手脚’，有什么好‘怕’的？”

我不怪她不能理解我们这半世纪以上的感情冻结，需要怎样的一种“化冰”的过程。这过程，使我们的反应不是雀跃争先，而是“痛”定思“痛”。

我羡慕他们的“不怕”。悲悯自己这一代多少年来

“自绑手脚”。羡慕他们不必问，这“民主”、“开放”、“不用怕”的伟大时代，是谁在堤防的坚冰之下，冻结了自己，承受了一世的寒霜，才铸造而成。

“不怕”的人是因为不必再经验那种种“怕”的过程，因此觉得自己是生来就有“勇敢”的权利。

说的也是，在连“绿岛”也将成为观光胜地这“崭新”的时代，谁还愿意去追问什么是勇敢，什么是懦弱；什么是淡漠，什么是有情；什么是奉献，什么是攫夺？

在这样耀目的新时代里，在四通八达的坦途上，习惯了埋头修路与筑堤的人，反而相当的不能适应。在使自己能从强烈的光明中睁开眼睛，重新为自己的感情找到定点之前，你怎能怪他们这暂时的“欲语还休”!？